

朗朗书房·音乐坊

肖邦画传


Chopin: the Man and His Music

肖邦的一生及其作品

詹姆斯·胡内克 著 王蓓 译



Chopi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朗朗书房·音乐坊

肖邦画传

Chopin: the Man and His Music

肖邦的一生及其作品

詹姆斯·胡内克 著 王蓓 译



Chopi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邦画传/[美]胡内克著;王蓓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音乐坊)

ISBN 7-300-05211-8/G·790

I.肖…

II.①胡…②王…

III.肖邦,F.(1810~1849)—传记—画册

IV.K835.13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195 号



朗朗书房·音乐坊

肖邦画传——肖邦的一生及其作品

[美]詹姆斯·胡内克 著

王蓓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8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7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2 000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著于19世纪末，是最经典的肖邦传记之一。作者记述了伟大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肖邦的生平，并对其作品进行了评价。全书共分为两部分：肖邦的生平和肖邦的音乐。在肖邦的音乐部分，作者将肖邦的全部音乐作品按练习曲、夜曲、马祖卡、波罗乃兹、即兴曲与华尔兹等类型进行了划分，分别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评价，全景展示了肖邦的音乐作品及特色。

作者深入研究了大量的肖邦相关资料，汲取了许多前人研究和评论的精华，同时又提出了自己对肖邦及其作品的独到见解。作者否定了人们对肖邦的普遍印象——阴柔、女性化，而用大量事实强调了肖邦的另一面——阳刚、男性化，展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力量的肖邦。

朗朗書房

long-long Book House



朗朗书房·音乐坊 丛书主持：呼延华

1.《慰藉·救赎·解放——古典音乐之声》

鲁成文 著

2.《爵士派》

李爵士 著

3.《肖邦画传》

[美] 詹姆斯·胡内克 著 王蓓 译

4.《比才画传》(待出)

[法] 让·鲁瓦 著 阎雪梅 译

5.《斯特拉文斯基画传》(待出)

[法] 罗贝尔·西约昂 著 汪纯子 王红川 译

6.《埃灵顿公爵画传》(待出)

[法] 弗朗索瓦·比亚尔等 著 黄琼 林芃 译

7.《德彪西画传》(待出)

[法] 让·巴拉凯 著 储围围 白云 宋杭 译

8.《路易·阿姆斯特朗画传》(待出)

[法] 让-马里·勒迪克等 著 牛竞凡 张华 译

9.《柏辽兹画传》(待出)

[法] 克劳德·巴利弗 著 冯寿农 张黎 译

10.《瓦格纳画传》(待出)

[法] 马塞尔·施奈德 著 冯寿农 翁冰莹 译

策 划 / 呼延华 苏非舒

责任编辑 / 王 展 程书华

封面设计 / 王莉芬

版式设计 / 杜 敏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波兰——青年时代的理想	3
第二章 巴黎——在大旋涡中	27
第三章 英格兰、苏格兰与贝尔·拉雪兹	59
第四章 艺术家	74
第五章 诗人与心理学家	98
第六章 巨大的实验——练习曲	115
第七章 微型作品中的情绪——前奏曲	165
第八章 即兴曲与华尔兹	183
第九章 黑夜与它神秘的忧郁——夜曲	194
第十章 仙境中的戏剧——叙事曲	209
第十一章 古典主义倾向	221
第十二章 战场上的英雄赞美诗——波罗乃兹	241
第十三章 灵魂的舞蹈——马祖卡	257
第十四章 征服者肖邦	283
参考书目	293



第一部分：肖邦的生平



第一章 波兰——青年时代的理想

法国大作家与悲观主义者古斯塔夫·福楼拜曾激励青年作家去过一种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会富有力度。肖邦的力量完全源于灵魂，来自精神的辛勤劳作和灵魂的痛苦呻吟，因为在他平凡的生命中，并没有什么辉煌而艰苦的传奇或冒险，但正是在这看似普通的生活中，却孕育着悲剧。就像有人在回忆到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时曾说过的那样：“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远离淋漓的鲜血、悲惨的哭号和刀光剑影，人们的啜泣是无声的，人们的泪水是无形的，但这泪水却来源于灵魂最深处。”肖邦一生从波兰流落到法国，从华沙漂泊到巴黎，并最终长眠于巴黎的贝尔·拉雪兹公墓。他生活过，爱过，然后死去。他从未拥有过英雄式的危险丛生、奖赏不断、魅力四射的职业生涯；他只在自己的灵魂范围之内进行战斗，而这一点，我们会在他的音乐中注意到。肖邦的外在生命中并不缺少形形色色的小插曲，但他的内心世界显然更加丰富多彩，这个心灵的世界在沉默中汲取营养，为每一次外来的侵扰而深深不安。有一些事件给肖邦的天性以及他的作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早年的恋爱、离开父母与家人的悲楚、华沙暴乱带来的震惊、与乔治·桑的热恋、父亲的逝世和友人马图津斯基的死，以及与乔治·桑关系的破裂——这些都是他生命中的重大时刻，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他旅居尘世

的计划表中不可预见的变数。肖邦没有像骄傲而胆怯的福楼拜那样成为隐士，但他同样过着一种超然的生活，其作品也因此而大胆有力；他也很少像李斯特那样在剧院中施展才能，更从未像自己的崇拜者乔治·桑那样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他仅仅是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作曲家、钢琴教师和最高意义上的抒情作品天才。

最近，波兰作曲家娜塔莉·乔纳塔又重新讨论了关于肖邦出生日期的问题。肖邦于1809年3月1日出生于距华沙六公里的泽拉索瓦沃拉(或称为热里亚索瓦沃里亚)。权威们关于肖邦生年的论断是以两件事为证据的，其一是乔治·桑的女婿克莱辛格为肖邦墓碑所制作的圆形雕饰上所标示的日期，其二是歌唱家卡特兰在1820年送给肖邦的一块表，表上用法文镌刻着“卡特兰夫人赠，致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字样。肖邦的妹妹曾告诉卡拉索斯基，说肖邦应生于1809年，祖尔克、索因斯基和涅克也都同意这种说法。祖尔克声称，在保存着肖邦心脏的圣十字教堂的纪念碑上所雕刻的出生日期是1809年3月2日。所以亨利·芬克断言，肖邦在1830年给自



伊·海乌姆斯基1870年的木刻《泽拉索瓦沃拉》，复现了肖邦的出生地。



肖邦在泽拉索瓦沃拉的故居。

己的老师埃尔斯纳写信时年22岁。李斯特也曾在1878年告诉涅克，说卡拉索斯基在其肖邦传记中标出的出生日期是正确的。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乔纳塔的异议：根据她所掌握的证据，肖邦应生于1810年2月22日，并于同年4月28日进行了洗礼，证据是由给肖邦举行浸礼仪式的教堂所开具的浸礼证明，这份证明的原文是拉丁文的，由芬克译成了英语，上面写着：“我，在2月22日，给这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的男孩举行了浸礼仪式。他是法国音乐家尼古拉斯·肖邦及其合法妻子朱斯蒂娜·卡扎诺斯卡之子，他的教父是音乐家弗朗西斯克·格雷姆贝基，教母是泽拉索瓦沃拉的伯爵夫人兼音乐家多娜·安娜·斯卡贝科娃。”乔纳塔认为错误的日期被凿在了肖邦出生地的纪念碑上，这块碑是通过俄国作曲家米利亚·巴拉基列夫的努力而竖起的，于1894年10月14日揭幕。乔纳塔，这位华沙公立艺术学校的创建者之女，告诉芬克说，波兰境内的其他肖邦纪念碑上同样也刻着错误的出生日期。

但肖邦的父母都不是音乐家，我无法找到关于格雷姆贝基的资

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斯卡贝科娃伯爵夫人也不是音乐家。浸礼证明上的“音乐家”称号在当时可能仅是一种赞誉之词，更何况，波兰的牧师也不是做事十分精确的一个阶层。乔纳塔还有其他证据。在1896年和我们的一次争论中，她提到了比埃洛斯基神甫，现任泽拉索瓦沃拉的布罗肖教区牧师，这位牧师曾查阅资料，认定肖邦确实出生于1810年，但无论是沃西奈所著的肖邦传记还是来自肖邦家庭的声明都与其看法相左。这就是人们关于肖邦出生日期的争论的大致情况。尽管官方并不认可乔纳塔的说法，但她仍固执己见。

所有这些围绕肖邦生平的迷雾都是随着涅克所著的系统的肖邦传记的问世而升起。涅克掌握了多方面的事实材料，他把错误的日期也在脚注中标出。也许该责备的恰恰是作曲家本人。众所周知，艺术家，无论男女，都善于通过忘掉出生日期来使自己显得年轻，当然，他们也会将生日的混乱归咎于出生登记时的漫不经心。不过显然，肖邦的家庭是不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张冠李戴的。关于肖邦的家世，人们也存在一定的疑惑。肖邦的父亲于1770年8月17日生于法国洛林省的南锡市，与贝多芬同年而生。有些人说他具有波兰血统。祖尔克认为肖邦的祖父是波兰贵族，追随斯坦尼斯拉·莱辛斯基国王到了洛林，并在那里把自己的姓“佐邦”改成了更具高卢味的“肖邦”。当弗雷德里克来到巴黎后，他也像祖父一样，将自己的姓“佐邦”改为法国的常见姓氏“肖邦”。

肖邦的父亲尼古拉斯·肖邦在一位从事烟草生意的同胞的怂恿下，于1787年移居到了华沙。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传统的法国人，出身良好，为人谦和，而且比一般人更富有教养。

尼古拉斯·肖邦在1794年科斯休斯克革命期间曾加入过国民卫队。当生意不景气时，他被迫在莱辛斯基家做教师。他的一个学生玛丽，曾被拿破仑一世所钟爱，并最终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一

位部长瓦莱斯基伯爵之母。在漂泊到泽拉索瓦沃拉之后，尼古拉斯·肖邦在斯卡贝科娃伯爵夫人家任家庭教师。在那里，他认识了朱斯蒂娜·卡扎诺斯卡，这位姑娘的父母虽贫穷却出身高贵。两人于1806年结婚并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

一位文质彬彬、颇具学者派头、在政治感情上倾向波兰的法国父亲，一位令人钦佩的、极端爱国的波兰母亲，在他们的影响下，弗雷德里克长成了一个聪明、活泼又恋家的小伙子。他并不强壮，但也绝不是十分柔弱，因为他似乎顺利逃脱了童年时代大部分疾病的魔爪。弗雷德里克并不是许多传记笔下的那个面色苍白、忧郁敏感、神经错乱的青年；相反，有充分证据证明他其实天性开朗、喜欢享乐而且爱开玩笑。虽然他的父亲从不富裕，但在举家迁往华沙后，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算宽裕自在。那时的波兰相当繁荣，老肖邦又在华沙公立中学谋到了教授的职位，几个孩子得以在简朴、优雅而又爱意融融的迷人氛围中成长。他们的母亲是一位理想的贤妻



左图：尼古拉斯·肖邦。

右图：朱斯蒂娜·卡扎诺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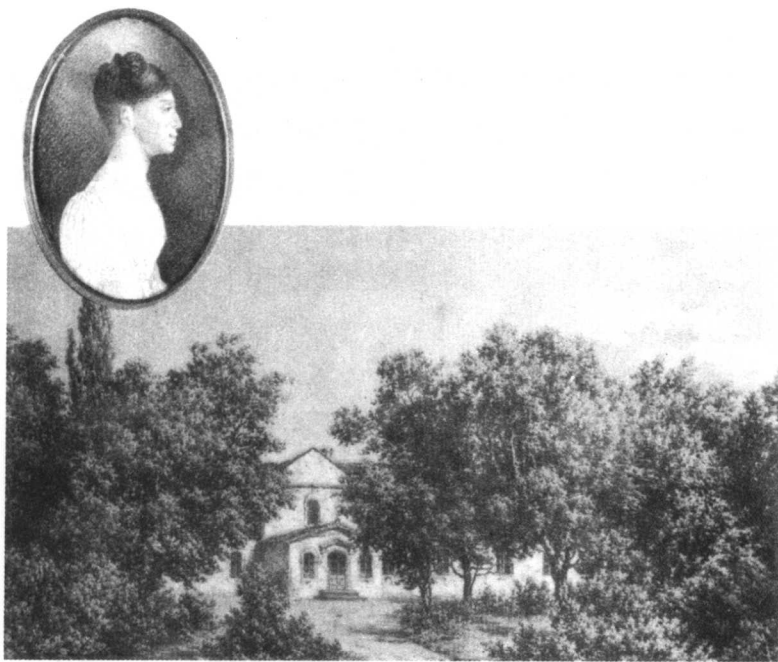
良母，正像乔治·桑所断言的那样，母亲是肖邦“惟一的爱”。当然，我们以后会发现，乔治·桑非常好妒，她甚至嫉妒肖邦的过去。肖邦的姐妹们都很有天赋，她们生性温柔，把这惟一的兄弟当成全家的宠儿。涅克为人们描绘的这幅图景使围绕着肖邦的所有关于他的贫穷与苦难的童话般的故事都不攻自破。

肖邦的父母深谙教育之道，看到肖邦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示出对音乐的热爱，父母便为他请了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兹尼的教师，他来自波希米亚，演奏小提琴并教授钢琴。肖邦早年的好友朱利尤斯·冯塔纳(此人在1869年12月31日自杀于巴黎)曾说过，肖邦在12岁时就知识丰富、才华横溢，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肖邦在1818年2月24日首次登台演出，弹奏了格罗维茨的一首协奏曲。那时的小肖邦对自己的新衣领大为满意，他天真地告诉母亲：“每个人都在看我的领子！”肖邦在音乐上的早熟虽表现得不像莫扎特那样引人瞩目，却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使他有幸有机会亲密接触波兰的贵族，在他们的圈子里，肖邦发展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品位。扎托伊斯基·拉兹维利斯、斯卡贝克、波多克西斯、卢贝克斯、康斯坦丁公爵以及他的女儿罗薇斯卡公主等显赫人物使这个天才少年的生活中充满了阳光与乐趣。随后，约瑟夫·埃尔斯纳教他作曲，这些课程使肖邦终身受益。埃尔斯纳看出自己正在塑造的是一块好料，他以一种小心而灵巧的方式教授，肖邦的个性因此得以自由发展，没有受到任何人为的阻碍与歪曲。对埃尔斯纳，肖邦一直怀着深深的爱与敬意，他曾在巴黎致信给埃尔斯纳，向他征求关于拜师卡拉伯恩的意见，并对其看法极为重视。对于卡拉伯恩，有人引用肖邦的话说：“从兹尼和卡拉伯恩那儿，不管是多伟大的人都能学到点儿东西。”



肖邦的恩师约瑟夫·埃尔斯纳。

围绕着任何伟大作曲家的童年都有很多老掉牙的故事，肖邦也不例外，他同样被那些陈旧的逸事包围着。据说襁褓中的肖邦听不



到音乐就会哇哇大哭，就像莫扎特儿时对小号的旋律出奇地敏感。随后，这位天才的波兰少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一个故事是关于他怎样用音乐使他父亲学校里的一群毫无秩序的男孩酣然入睡，又把他们突然吵醒；另一个故事则说他愚弄过一个犹太商人。年少的肖邦做什么事时都情绪高涨，甚至相对于他瘦削的身材来说，他的精神显得过于饱满了。他极善于模仿，李斯特、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都深信他会成为一个能力非凡的演员。他还曾与妹妹艾米丽亚共同创作了一出小型喜剧。总之，肖邦少年时是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不过他的作品虽然文笔生动，却没有显示出更多文学方面的能力。肖邦睁大眼睛观察世界，这双眼睛能敏锐地注意到别人的特点并善于把这特点放大到漫画的程度。这种倾向后来在肖邦身上更加清晰化与内在化，喜欢冷嘲热讽成为他性格中的一个明显特征。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海涅，不过这位德国诗人的讽刺

上小图：艾米丽亚·肖邦。

下大图：肖邦在泽拉索瓦沃拉的故居。

更具学术性。

肖邦的钢琴演奏技巧在那时已臻完善之境,他已经开始尝试那些后来在音乐与琴键的世界中引起革命的技巧与曲调方面的试验。1826年,由于生病,肖邦和健康情况一直不佳的妹妹一起被送到了雷奈尔兹,那是普鲁士西里西亚省的一块湖泽之地。这次度假连同一次对其教母的拜访占去了肖邦整整一年的时间。他的教母名叫维埃西奥洛斯卡,是弗雷德里克·斯塔贝科娃公爵夫人的姊妹,拥有贵族头衔。就像乔纳塔所注意到的那样,肖邦的教母并不是先前在浸礼证明上所提到的那位。1827年,肖邦离开了公立学校,不再接受常规教育,而是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献给了音乐。他经常呆在乡下聆听农民们的欢歌与小提琴演奏,这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位民族艺术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28年,肖邦去了一趟柏林,这次旅行让他见识到了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

1826年在拉德兹威尔客厅中的少年肖邦。亨·谢米拉茨基1887年的油画。

斯蒂芬·海勒在1830年曾见过肖邦,他眼中的肖邦面色苍白、



身材柔弱，而且就像华沙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注定不能长寿”。尽管有记录证明他在柏林时情绪还是相当高涨的，但无疑，那段岁月的确是肖邦生命中的低潮期之一，尤其是妹妹爱米丽亚在豆蔻年华不幸因肺病夭亡给他的打击很大，弗雷德里克先天也患有肺疾，亲戚们时常会提醒他要把大衣扣好。也许和瓦格纳的情况一样，肖邦那不可遏抑的快乐兴奋、幽默只是他生命中那致命的不断崩溃过程的表征之一。瓦格纳是幸运的，他一直活到了70岁；肖邦却在悲伤、失望和紧张情绪的重压下身体一点点崩溃，直至死神降临。肖邦对于“声色犬马的普通人”的种种享乐行为一直十分鄙视。他从不抽烟，而且事实上，厌恶抽烟。他的朋友乔治·桑在这方面则完全不同。德·朗兹回忆起一件逸事：乔治·桑曾叫肖邦为她点烟，“弗雷德里克，拿根纸捻来”，她下令道，弗雷德里克则顺从地服从了命令。菲力普·哈利提到过，巴尔扎克在1841年3月15日给汉斯卡伯爵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乔治·桑去年没离开过巴黎，她住在皮加勒大街16号……肖邦总在她那儿。她只抽香烟，别的什么都不抽。”

我想引用厄内斯特·纽曼先生在《瓦格纳研究》中的一段话，因为肖邦的激情洋溢以及他那烦躁不安与深深的沮丧交替出现的高涨情绪，都与瓦格纳的情况完全相似。纽曼先生这样形容瓦格纳：“几乎没有别人的生命之焰燃烧得像他那样旺盛。他早年似乎天性开朗、精力无限，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这一定是健康的体魄与和谐的心理状态的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像海涅、尼采等天才一样，生命的过于灿烂繁盛也许仅仅是那微妙的神经错乱的表征，仅仅是衰败崩溃的前兆。”对于肖邦，那种深深困扰着瓦格纳，甚至支配着其生活的神经性紧张与躁动不安并没有恶性发展到疾病的地步，他只是表现出这方面的一些症状而已。

肖邦在他父亲的朋友雅罗基教授的照料下，在柏林逗留了两个